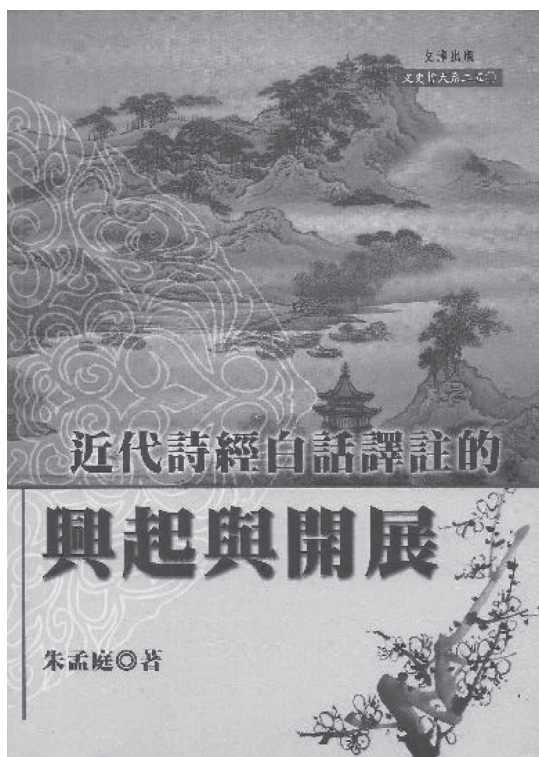


# 《近代詩經白話譯註的興起與開展》

## 學術專書寫作心得分享

朱孟庭\*



### 一、緣起：內外兼備

二〇〇七年初，我完成了清代學者對《詩經》文學闡釋的研究之後，順著經學史的發展而下，自然的，我的研究視野也接著走進了清末民初的領域。正巧此時林慶彰老師於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經學研究室，籌備主持一個「民國以來經學之研究」的計畫，準備分段舉辦多場研討會，結合國內外

\* 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



學者的心力，共同闡發民國以來經學研究的成果。於是，就在這樣一個內外兼備的機緣下，我展開了近代詩經學的研究。

最初開始關注的是聞一多的《詩經》研究，其對《詩經》民俗文化與原型（archetype）的闡釋有獨特的眼光，特別吸引我。我的首篇近代《詩經》學研究，即是以聞一多為題而發表於中研院主辦的「變動時代的經學和經學家（1912-1949）第一次學術研討會」。中研院此一系列的研討會，至今已舉辦了十數場，在國內外眾多經學研究者的熱烈參與、論辯之下，每一次都能帶給我許多的啟發，也燃起了我對近代詩經學研究的濃厚興趣，進而發表了一系列的相關研究。

二十世紀以來，《詩經》白話譯註的發展十分繁榮，使得二十世紀詩經學的園地，形成了一道獨特、亮眼的風景線，其對於擴大經典的傳播與接受，起了相當大的作用。然與此盛況空前的《詩經》白話譯註相比，相關的研究卻十分薄弱，有待進行全面而深入的探析。於是，我從建構研究史的角度切入，首先探討「近代」《詩經》的白話譯註。雖然此時期的譯註本部分為非主流學者所著，甚至可能僅是書商、小學教師編著的小學教科書，本身的學術價值並不高；然此時期的譯註成果，作為往後逐漸蓬勃發展的一個基石，就整體及其逐漸形成的風潮與現象而言，自應有其學術研究的價值與意義。因此，我即著手探析《詩經》白話譯註於最初始的近代，其興起與開展的背景因素，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譯註表現、學術意義。二〇〇九年我亦以此為主題，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，很幸運的獲得通過（計畫編號：99-2410-H-305-074），並就此展開一系列的相關研究。

## 二、過程：成書在胸

由於近代《詩經》學本即是一個尚待闡發的園地，而最初經典的白話譯註又起源於小學低年級的教學用書，不易為學界所重視，自然許多原典並未受到完整的保存；所以，在資料的蒐集上，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，但也因此，讓我經歷了一些特別的研究體驗。例如在上海、北京的舊書攤中翻找古籍，又如在販賣舊書的網站「孔夫子舊書網」（<http://www.kongfz.com/>）、「古籍善本網」（<http://www.gujibook.com/>）等四處搜尋相關原典，並下訂、購買。當時，由於兩岸的銀行尚未通匯，本應極為便利的網購，卻得面對重重關卡方能得手。所幸，林慶彰老師主編的《民國時期經學叢書》第一至四輯陸

續出版，讓我在蒐集資料上省下了不少的心力。

清末民國時期《詩經》、經典白話譯註的文本，部分有賴《晚清四部叢刊》、《民國時期經學叢書》的編輯保存，然仍有部分的書籍流散於各圖書館及各舊書店中，有待進一步的查考、蒐集。因此我於本次專題研究計畫補助中，即編有較多的購書費及出國考察費。購書的部分，主要是購置一些散布於坊間的舊書、善本書，其部分已成為古董販售，故價格較高；另有部分即使是以影印的方式出售，要價亦不菲；甚至一些難見的書籍，店家表明無法郵寄，乃因大陸官方已將其視為國家資產，即便是影印，海關亦不會通行，必得親自跑一趟。

出國考察部分，除以上之故，又因本研究主題所涉及的文本，其原出版地多在上海一帶，我即規劃至上海各大圖書館、書店，尤其是舊書店，以查閱相關典籍、資料，並考察當時出版白話譯註本極為盛行的書店遺跡，如廣益書局等，約略了解這些書店的興衰演變。此外，由於北京為首都所在，能較完整的保留全國各地的圖書。因此，在行程上亦安排飛往北京以查閱相關典籍、資料。此外，在考察舊書的同時，亦同時留意大陸最新出版動態，如於上海時適巧遇上大陸全國圖書展，而購置了一些大陸最新出版的相關研究書籍，此些對往後的研究工作，在資料蒐集的完備上，具有相當助益。

我於此次所申請的專題研究計畫案雖非「專書寫作」，然於研究之初，心中已有了成書的規劃，預計往後將分數個層面深究，依序完成各個專題論文，最後再將其結集成書。本書之目錄如下：

第一章 緒論

第二章 白話文運動的推展與經典白話譯註

第三章 教育政策的興革與經典白話譯註

第四章 疑古思潮轉變研究視角與《詩經》白話譯註

第五章 疑古思潮解構經典地位與《詩經》白話譯註

第六章 疑古思潮建構文學性質與《詩經》白話譯註

第七章 胡適《詩經》新解對傳統的繼承與創新——以〈周南新解〉為論

第八章 結論

參考書目

以上八個章節，除前後的緒論、結論之外，中間六章或陸續發表於各研討會；或再經修改後，發表於各學報、學術期刊中。自二〇〇九年起著手研



究計畫，至二〇一二年三月於文津出版社正式出版，總計費時二至三年的時間。此書亦為我升等教授的主論文，且有幸獲得肯定，於二〇一二年八月升等為教授。在此向科技部，以及所有幫助過此書順利出版的師長、朋友們致謝。

### 三、內容：文化、教育、學術的多元激發

由本專書的研究成果可知，近代《詩經》白話譯註的興起、開展與其後的繁榮，均有其歷史的必然性，而其興起與開展的進程亦有軌跡與規律可尋，與當時文化、教育、學術的重大主張與興革密切相關，且能夠及時吸收《詩經》研究的最新成果，進而促進譯註水平的提高，為往後更加繁榮的發展奠定了相當的基礎。依其興起與發展之序，可歸納為以下三大階段：

#### (一) 其一，清末十數年：白話文運動的推展與教育政策的興革

晚清，中國面臨政治動亂、亡國危機，文言文的「言文分離」，造成閱讀上的滯後與不便，嚴重影響到文化、教育的傳播，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。於是有識之士開始推展「言文合一」的白話文運動，進行一系列革故鼎新的維新變法、思想傳播，以提振民族的精神，挽救微弱的國運。一八九八年，袁廷梁明確主張「崇白話而廢文言」，並具體而全面的讚美白話文的益處有八點；其中主張繼承民族優秀傳統以托古改制、推行變法的「保聖教」，以及有效推廣教育、啟迪民智的「便幼學」、「便貧民」等，均為經典白話譯註的興起作了很好的思想啟蒙。

其後，清廷於一九〇一年起實行「新政」，從教育的環境、師資、宗旨、課程、教法等環環相扣的層面進行改革，如：廢除科舉，廣設學堂；培訓塾師，充實學堂；以「中體西用」為教育宗旨；各級學堂，均重經學；經學教育融入修身教育；以淺顯平正，少量循序為法等。總之，乃以普及、漸進、淺白、易懂、活用為原則，故書商、學堂、教師等，或為經濟利益、或為教學所需，乃漸次編輯讀經課適用的教學用書，小學低年級課程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、《詩經》的白話譯註本即率先應運而生。一九〇八年江陰禮延高等小學堂出版其教師錢榮國所著的《詩經白話註》，是為中國最早的《詩經》白話註解本，此一方面受了晚清「維新運動」、「白話文運動」的影響，以「簡易」為原則，「啟發童蒙」為目標；一方面又因應高等小學一、二年級讀經科教學之所需。總之，此時期所出版的經典白話譯註本，大體是白話文運動與教育政

策之下的產物，以作為小學低年級的讀經、修身教科書。

## (二) 其二，民初十年：教育政策的興革

民初十年的教育措施，主要是學校課程搖擺於廢除讀經與恢復讀經之間，產生了刺激與鼓舞的力量，推動著經典白話譯註的繼續成長，或進而由此改變教育政策的制定，二者相互影響、相互推進。最終由於政局的不穩定，教育政策還是廢除了學校的讀經課，如江希張《新註四書白話解說》的寫作、出版即是如此，讀經課的廢存，刺激、鼓舞其寫作、出版，而其出版亦促進學校恢復讀經教育，進而改變了《四書》教學的順序。此書曾出現金援不足、無以為繼的困難，幸有賴民間尊孔讀經團體「萬國道德會」等眾人的大力支持、推廣，終能突破困境、獲得出版，不僅各大書店爭相出版，且轟動國內學林。此後，經典的白話譯註本轉而推行於民間的私塾、家庭教育中，如積極推動儒學教育的「孔教堂」，亦重視經典的教化功效。總之，民初十年，經典白話譯註本的出版，還是深受當時教育政策興革的影響；其中，民間尊孔讀經、宗教團體的推動，使經典的教育與閱讀能繼續於民間熱烈進行，亦是重要的助力。

## (三) 其三，五四以後：白話文運動的推展與疑古思潮的激發

五四以後，白話文運動的推動者以通俗、易懂的白話文進行國人的思想啟蒙、文學革命，並重新譯解中國傳統的經典。胡適、顧頡剛、郭沫若等人既將《詩經》視為文學作品，且是白話文學、民間文學、平民文學的源頭，故特別重視對《詩經》的整理、重構與譯解。這使難解的古書普及，多數人得以接近，以此凝聚了民族的向心力，將過去的「傳統」作為他們面對時代危機的資源，使其符合時代的需求。此外，白話文作為新文化的符碼，還獲得政府的認可與推廣，如政府於一九一九年正式提倡白話文，其後即要求小學各年級一律廢除文言文教科書，又要求延至高中皆統一運用國語。至此，白話文運動爭取到更多的響應者與追隨者。

此外，「五四新文化運動」、「國故整理運動」，以及由此所生成的「古史辨運動」等，使得經典的研究產生了「形」、「質」的變化，「量」的部分也有顯著的增長。「五四」以後，真正標誌著《詩經》闡釋「從經學到文學」時代的正式到來。《詩經》的文學研究與白話譯註，一為理論一為實務，同是「五四」新文化運動反傳統的產物，彼此相互激盪、相互推進、相輔相成。從二〇年代起，疑古思潮對《詩經》文學性的熱烈討論，通過對《詩經》的「解構」



(deconstruction)，解除《詩經》經學上道德教化的神聖光環，進而「建構」(construction)《詩經》文學上的典範性質與地位，以白話譯註、譯解《詩經》，對《詩經》進行創造與發明。

在解構《詩經》經典地位方面，民初的疑古學者反《詩序》、反傳統舊說，否定孔子刪《詩》，從《詩經》的傳注、編者，系統的否認了《詩》為聖經賢傳的高位，主張其不具有深刻的政治教化意涵。指出前人闡釋的不合理之後，學者們須進一步提出《詩經》的新解，乃至於運用翻譯的方式詳解，以達到理論實踐與宣傳推廣的效應，這也就加速了《詩經》白話譯註的發展與轉變。更進一步則是要進行《詩經》文學性質的建構，對《詩經》白話譯註的發展，分別產生了譯註內涵、文體、方式的轉變。可惜因一切為起步階段，且由於作者於相關知識上的不足，大大降低了他們解譯詩篇的精確性、合宜度。然整體而言，尚能提供一些解詩的原則與實踐，對往後譯註《詩經》的工作，起了一定程度的示範作用，自有其價值與貢獻。

就《詩經》在中國二千多年的社會環境內，被賦予文化精神而成為「經」的本質而言，文化精神的意義與價值遠遠超出所謂詩歌總集的內涵，僅僅將《詩經》視為文學作品研究，是不足且不當的，故全然的反傳統舊說亦是不可行的，必須對傳統有所繼承、發揚，又能有所修正、創新，故本專書最末即以胡適的《詩經》新解為例說明之。胡適既為白話文運動、新文學的倡導者，亦為古史辨學者，其新解《詩經》的理念，乃是將《詩經》視為文學作品，抱持著歷史進化的文學觀；且主張「拋開一切傳統舊說」，後曾修改為要「折中前人舊說」；同時運用中西方的材料、方法，重新對每首詩訓詁與解題，給予新的詮釋。由此文的分析可知，傳統註解亦有許多無法拋棄的確解，不可全盤否定，尤其是在字句的訓詁上。

#### 四、小結：傳統與創新兼具

近代《詩經》的研究，受到白話文運動的推展、教育政策的興革與疑古思潮的多元激發，出現了白話譯註的闡釋形式，由二十世紀初興起後，即不斷的發展，且越來越繁榮，尤其是受到疑古思潮的多元激發，《詩經》譯註在與《詩經》研究的相互激盪、推進之下，不斷的反省與試驗，終有可觀的成績。各時期的形、質雖不同，然多以普及、推廣為目標，或藉傳統以托古改制，或藉反傳統以創造發明，均是希望將傳統「甦活」過來，進而為當今所接

受、認識、認同，為保存、推廣傳統經典盡一己之力；更甚者，則欲以此凝聚民族的向心力，使得《詩經》的白話譯註成為民初國故整理，挽救《詩經》運動的重要成果之一。

由本專書的研究成果可知，傳統是不可一概否定的，欲對《詩經》作全面的研究與譯註，在就《詩》論《詩》的創新之解中，亦須要對傳統有一定的尊重與繼承。擴而言之，所有經典的譯註、詮釋，乃至於古籍研究，均當有此傳統與創新兼具的認識。